

名至实归:评米德著《被遗忘的盟国》*

周 勇 吴 兵

英国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德(Rana Mitter)最近在美国出版了《被遗忘的盟国》^①,这是一部研究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的学术著作。在此之前,该书以《中国的抗日战争(1937—1945):为生存而斗争》为名在英国出版。^②与此同时,米德教授在美国《纽约时报》、《外交杂志》,英国《卫报》上发表文章,进一步阐发了他在这部著作中的基本观点。米德教授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广阔视野来俯瞰中国战场,通过仔细考察中国与同盟国在战争行动中的角色、中国人在自己的抗日斗争中所付出的常常吃力不讨好的代价,以及中国的战争创伤对国家战后发展的影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将中国置于理解二战的核心位置,再一次让“谁丢掉了中国”^③这个问题具备了新意,展现了西方学界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新领域、新观点和新方法。

该书出版以后,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热烈反响。美国《华尔街日报》称这是“一部关于中国二战经历的重要而令人信服的历史书。”^④美国《纽约时报》评论称“事实证明中国的抵抗在打败轴心国的过程中至关重要,把日本军队困在了所谓的‘中国泥潭’。战争末期,中国重新获得了它在1842年《南京条约》中丧失的主权,并成为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四大国之一。”^⑤“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是未被讲述的二战伟大故事之一。尽管中国是首个与轴心国交战的同盟国,与美国、英国甚至到1945年8月才对日宣战的苏联相比,中国在太平洋战局中的作用远未得到承认。战后,中国的贡献被置于一旁,在纯意识形态竞争的冷战期间,成为不宜提及的一段历史。”^⑥英国《金融时报》称,“中国人已经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二战。就在二战在西方人的记忆中逐渐淡去的同时,二战在中国正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为理解今日中国,我们需要先理解其经历的这场长期被遗忘的战争。

* 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身份与责任:中国国际责任观研究”(12YJC810025)、2011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抗战大后方时期重庆对外关系及国际地位研究”(2011QNZZ10)、2013年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科研基金培育项目“转折与奠基:重庆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外交再研究”(CQKZ20130313)的阶段性成果。

①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September 10, 2013).

② Rana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Allen Lane, July 8, 2013).

③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p. 11.

④ 美国《华尔街日报》2013年10月1日发表了题为《评拉纳·米德所著〈被遗忘的盟国〉》的署名文章,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霍华德·弗伦奇(Howard W. French)。美国《华尔街日报》网:<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3464504579109282164806374>, 2013年10月2日。

⑤ 美国《纽约时报》2013年9月10日发表了题为:《战火中诞生的中国》的署名文章,作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章家敦(Gordon G. Chang),美国《纽约时报》网:<http://cn.nytimes.com/books/20130910/c10mitter/>, 2013年9月11日。

⑥ 美国《纽约时报》2013年10月18日发表了题为《世界欠中国战争债》的署名文章,作者英国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拉纳·米德(Rana Mitter),美国《纽约时报》网:<http://www.nytimes.com/2013/10/18/opinion/the-worlds-wartime-debt-to-china.html>), 2013年10月19日。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新书是第一本已出版的全面解读抗日战争的英文图书。”^①英国著名二战史专家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认为,“这是首部全面论述中国抗日战争,并给予中国在二战中应有地位的著作”。哈佛大学历史系前主任、专长于美国与东亚关系史研究的入江昭(Akira Iriye)称赞该书为“在各种语言撰写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的最佳著作,不带任何偏见”。^②英国《展望》、《旁观者》、《经济学人》等杂志和《每日电讯报》、上海《文汇报》、台湾《旺报》、香港《南华早报》等媒体也纷纷进行了报道和评论。该书的观点引起中国学者和普通民众的积极反响,认为该著作比较客观、公正、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和中国在二战中应有的地位和贡献,是对这一历史的还原,也是对长期以来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二战史观的匡正。

(一)中国是二战史上“被遗忘的盟国”

米德道出了一个基本事实: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在中国犯下诸多暴行,这些暴行使当时疲弱和孤立的中国承受巨大压力。尽管中国远比美国、英国贫弱,但中国拖住80万日本侵略军,从而消耗掉日本的破坏性能量,使之无法把力量投向其他战区。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为数不多的坚持抵抗绝不投降的国家。因为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中国都是独自抗战,而法国早在1940年就投降了。因此米德认为,“几十年来,我们关于那场全球性战争的理解一直未能对中国的角色给出恰如其分的说法。即使在中国被考虑在内的时候,它也只是个次要角色,一个在一场让美国、苏联和英国出尽风头的战争中跑龙套的小演员。”^③他呼吁,“今天国际社会应该恢复中国与美国、苏联和英国一起的四大盟国的地位。中国在二战中不仅仅是被遗忘的盟国,而且是至关重要的盟国。”^④这是对中国抗战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客观表述和公正评价。

按理说,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五常”身份等确定的地位,战后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然而世事难料,短短几年的风云变幻,战胜国中国从二战时的反法西斯盟国变成了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的敌对国家,而战败国日本则变成了美国亚太战略中的盟国。这就使得战后西方国家有意无意忽略中国在二战中的重要贡献,甚至剥夺了中国应该充分享受二战胜利果实的权利。这就使得中国抗日战争在二战期间对同盟国的贡献不但不被全面承认,更不能转化成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资本。而正是这种有意无意的忽视,给那些妄图篡改历史和钻历史空子的势力提供了机会,以至于今天仍有少数人妄图推翻二战时期所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

(二)“中国是第一个面临轴心国侵略的国家”

米德认为,“中国是第一个面临轴心国侵略的国家,比英国、法国早两年,比美国早了四年。”^⑤这就涉及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的确定。目前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有不同的观点,西欧国家以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为起点。在亚洲,中国、朝鲜和韩国等国都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为起点。而非洲国家认为二战开始时间是1935年10月3日,即意大利突然进攻埃塞俄比亚之日。前苏联国家认为应从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进攻苏联算起。美国则从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空军突然袭击珍珠港开始。

纵观二战历史,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

^① 英国作家西蒙·库柏(Simon Cooper)于2013年7月9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专栏报道与评述《被遗忘的战争》,英国《金融时报》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1312>,2013年7月10日。

^②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back cover.

^③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p. 4.

^④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p. 13.

^⑤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pp. 4-5.

抵抗。它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两大战场之一的东方战场的开辟,极大地改变了东亚与世界的政治格局。以卢沟桥事变为开端的中国全民族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主力军,它极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国力,打破了日本“北进”的迷梦,拖住了日军“南进”的步伐,为苏美英等盟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中国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卢沟桥事变开始的抵抗不仅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起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开端。

米德提出“中国是第一个面临轴心国侵略的国家”的论点,这是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准确判断,是以全球视野来研究中国抗战的科学结论,这也是道出了二战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从而给中国战场以应有的评价。

(三)“国际社会没有完全理解中国为八年抗战付出的巨大牺牲”

米德认为,“国际社会没有完全理解中国为八年抗战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包括大量的人员伤亡,难民潮的涌现,刚刚萌芽的国家现代化被毁灭,这些都是战争的代价。1949 年中共胜利以后就是在此数年抗战所造成的废墟上开始新的征程。”^①

《被遗忘的盟国》对抗战时期中国人民蒙受的苦难、付出的牺牲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研究,对既有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对未知领域有了拓展。他以生动、紧凑、饱含感情的笔触描绘战时人物群像和创伤记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尊敬——包括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花园口决堤与河南大饥荒,以及尚不为西方世界所知、但应当成为二战核心叙事的重要战役——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他痛惜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早期为初步现代化进行的大量基础设施和工业化投资,都在战争中被扫荡殆尽;铁路网、公路和工厂大部分遭到了摧毁;特别是在骇人听闻的 1937 年南京大屠杀中,日本陆军第十军集体轮奸妇女,用男性平民当靶子练习杀人,并把成百上千的被俘者绑在一起用汽油烧死……

(四)“二战时期中国就是‘负责任大国(responsible great power)’,与其他世界大国并肩战斗,共同抗击法西斯主义”

二战时期中国以“亚洲代言人”的身份率先举起了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旗帜,同时又承担起支持周边国家反对日本法西斯,以实现民族独立的地区责任。除此以外,中国还派出 40 万精锐军队配合英美盟军在东南亚作战,尽到了盟国的义务。在全球层次上以世界大国的身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开罗会议、创立联合国等重大国际活动,为战时和战后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安排做出了应有贡献。正因为有如此出色的表现,中国才逐渐在美英等盟国的心目中赢得了大国的地位。

对此,米德认为,“二战时期中国就是‘负责任大国’,中国与其他世界大国并肩战斗,共同抗击法西斯主义,如果我们要理解今天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角色,我们应该好好回顾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与代价,中国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尊严和生存,而是为了所有盟国的胜利,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盟国,反对世界上最黑暗的法西斯势力。”^②

“在 21 世纪初,中国正尽力向国际社会展示其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二战期间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等盟国共同战斗的光辉岁月时常被人提起。这也是中国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提醒国际社会,中国的盟国地位作用不应被‘遗忘’。”^③中国当年与西方盟国的合作有益于盟国,更有益于世界。中国今天将以“更加积极、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与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挑战。所

①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p. 5.

②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p. 14.

③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p. 14.

以,米德认为“现在美国、欧洲、俄罗斯等应该重新认可中国的贡献与作用。”^①

(五)“弄明白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才能展望中国在21世纪将会有怎样的发展”

随着研究环境的日趋宽松、分散保存于海峡两岸和世界各地档案的解密、中国社会的转型开放,使我们能更加客观理性地面对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也显得更为重要,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再次成为“显学”。当代国际政治特别是东亚地区政治关系的变化,促使人们重新研究中国的抗日战争,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秩序的形成及演变。当前,日益复杂的东亚局势使世界更加清晰地看到,二战末期所确定的战后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仍然是我们今天处理亚太及全球国际关系的基石。

所以,米德认为“弄明白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才能展望中国在21世纪将会有怎样的发展。这场战争更持续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塑造了中国对自身及邻国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影响着今天亚太地区国家间关系及今日世界格局的形成。”^②他进而提出,“倘若美国在1945年击败日本的领导作用能继续成为美国如今在太平洋周边存在的正当理由,那么(今天)中国领导人也会认为,为何中国对同一目标的贡献不能为中国赢得某些影响力?”^③

(六)“重庆在这场战争中具有全球意义和影响,这种角色应该得到全体中国人的认可”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受到国际广泛承认的中国政府所在地,是中国战时外交的中心。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庆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统帅部所在地。中国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指令是从这里发出的,战后代表同盟国接受日本投降的命令是从这里发出的,部队是从大后方派出的,中国从日本手中收复台湾的决策是在这里作出的,收复台湾的中国使团是在这里组建并出发的,中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代表团是在这里组建并出发参会的,废除中国与美国、英国的不平等条约并签订新约是在这里进行的。

如果说,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被遗忘的盟国”的话,那么,重庆则是“被遗忘的城市”。所以米德说,“国际社会现在越来越公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盟国,而不是只有三大盟国;中国国内社会越来越认为重庆在这场战争中具有全球意义和影响,这种角色应该得到全体中国人的认可。”^④

或许正因如此,近年来,米德教授给予重庆历史学界更多的关注,交往频繁。他于2007年创办了牛津大学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心,2009年9月参加了在重庆举行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会议,2012年1月邀请四位重庆学者参加了他在牛津大学举办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途径与新方法国际学术讨论会”,同年12月与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重庆图书馆就合作开展“西方视域中的抗战重庆(1937—1945)”研究项目签订了协议,2013年9月,他代表牛津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西南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日本日中关系史研究会,在重庆联合召开了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五次会议,主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中日战争”,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演讲,并代表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与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就进一步交流与合作,发挥各方优势,共同探索中国抗战研究这一具有重大历史与现实意义的世界性课题,达成了原则协议。^⑤2012年在牛津大学举行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途径与新方法国

①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p. 8.

②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pp. 7-9.

③ 美国《纽约时报》网:<http://www.nytimes.com/2013/10/18/opinion/the-worlds-wartime-debt-to-china.html>, 2013年10月19日。

④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p. 374.

⑤ 周昌文:《西方历史学界对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新动态——以英国牛津大学“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心”为例》,《重庆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际学术讨论会”上,米德教授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正进入“新抗战史研究”阶段,所谓“新”,就在于研究上有两个新方向,即“抗战大后方”和“战时沦陷区”。今天,重庆已经是全世界研究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的中心,重庆代表着世界范围内研究中国抗战史的一个重要方向。^①

近年来,中国抗战史研究呈现出越来越全球化和多元化,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正逐渐突破中国的国家范畴,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得到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的关注。西方的学者,尤其是出生于和平时期的年轻学者,开始以新的视角和新的思维来研究中国的近现代历史,重新思考和校正中国在21世纪的定位。这对于长期统治史学界的“欧洲中心论”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这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学界不懈的努力,同时也与新一代西方学者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从而更加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有关。

目前,西方世界研究中国抗战史的重心已经从美国转向了英国,其领军重任已经由老一代的哈佛大学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交到了新一代的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教授(剑桥大学)和米德教授(牛津大学)手中。米德则因其著有《痛苦的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而获得英国学术著作奖。他的睿智与活力,使他成为西方学界新生代的代表。这些新生代学者能认真地倾听中国学者的报告,平等地交流和对话,少有西方人传统的傲慢与偏见,非常愿意与中国学者和研究机构开展合作与交流。正是有他们的推动,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五次会议确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中日战争”这一主题,让各国学者理性平和地讨论“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严肃的话题。

为此,米德在该次会议上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西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关注度和重视程度还相当不够;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还影响到世界各个国家,其中的很多重要问题都需要各国学者参与进来,共同研究;华侨在抗战中的重要贡献、国际组织在中国的活动和作用,以及抗日战争期间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问题,都是抗战史研究的新领域。米德还十分注重中国与欧洲历史经历的对比,注重借鉴社会学中的性别、阶级和种族理论,开展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付出了极其巨大的民族牺牲,也对战争的胜利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历史事实。

70年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指出:“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起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②正是在他的推动下,中国成为与美国、苏联、英国并肩而立的四大强国,这叫“实”至“名”归。

70年后,米德教授提醒世界,中国在二战中的牺牲不容“遗忘”,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不容“遗忘”。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被遗忘的盟国》的出版是“名”至而“实”归。

[作者周勇,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吴兵,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高士华)

① 米德教授在牛津大学举行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途径与新方法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演讲,2012年1月6日。

② 伊利亚·罗斯福著,李嘉译:《罗斯福见闻秘录》,新群出版社1947年版,第49页。